

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為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為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之機而已今日之敝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頭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滋之以明斷之以武而填直聲始著于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歸奉其母召為大學錄踰年始至轉對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始之銳久則怠始之明久則昏垂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為之志道衰時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上嘉納之

包恢切直 宋史

宋理宗時包恢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恢歷仕所至破豪猾去蠹吏治蠹獄誅盜鹽理銀欠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懼

所以深切為陛下告者陛下測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開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且參知政事董槐死而歎曰吾等有漸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說詞切頗容納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嘗怒直言

立信投劾 宋史

汪立信理宗時辟荆湖制司幹辦遷判建康府荆湖制置趙葵辭充策應使司及本司參議官葵去而馬光祖代之立信是時猶在府也鄂州圍解賈似道既周上要功惡闕外之臣與已分功迺行打算法於諸路欲以軍興時支散官物為罪擊去之光祖與蔡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被旨即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迺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為葵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力爭之謂不可且曰方艱難時趙公莅事

勤勞而公以非理擗捨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為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為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為之立信曰使其不為則已果為之必不效公所為也光祖益怒議不行立信遂投劾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蔡制置荆湖嘗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謀議寡諧立信於蔡蓋未嘗有一日之驩也

劉黻忠諫

宋史

劉黻字聲伯早有令聞讀書無蕩山中僧寺年三十四理宗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已翕然稱之時丁大全方為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

黻子之書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

天錫力斥文翁

宋史

洪天錫字君疇宋理宗時拜監察御史兼說書累疏言天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幼輩大臣謝崇薦文翁帝力護文翁天錫又言不斥文翁必為王符累

杜範極言中書之弊

宋史

杜範字成之理宗時累遷祕書監乃因講筵奏帝昔人主之於辭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踈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

奏見者為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為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為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益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為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

居安疏言治亂

宋史

王居安字資道上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為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冒死一侂冒

王鶚斥佞

元史

王鶚字百一元世祖即位授翰林承旨加資善大夫上奏始立翰林學士院有言事者謂宰執非其人詔儒臣廷議可任宰相者特阿合馬巧佞欲乘隙取相位大臣從之衆知其非莫敢言鶚奮然擲筆曰吾以衰老之年無以報國即欲舉任此人為相吾不能插驢尾矣振袖而起奸計為之中止

趙璧渾是膽

元史

趙璧字寶仁世祖為親王聞其名召見呼秀才而不名賜三僮為薪水命后親製衣賜之視其試服不稱輒為損益寵遇無與為比命馳驛四方聘名士王鶚等又命蒙古生十人從璧受編書勅璧習國語譯大學衍義特從馬上聽璧陳說辭旨明貫世祖嘉之憲宗即位召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

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壁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是膽耶吾亦為汝握兩手汗也

世祖除李淦為教授 元史

李淦為揚州路學正上言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尚書右丞葉李妄殺桑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有旨驛召淦詣京師淦至而李卒除淦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

哈刺普華任責 元史

哈刺普華世祖時選為行都漕運使屬漕米二十萬餘邦溝達于河舟覆損十之一而又每斛視都斛虧三升時阿合馬專政貴隕舟人哈刺普華以闕抗言量之尚贏出於元降而水道之虞非人力所及且彼雖罄其家不足以償苟朝廷必不任虧損臣獨當其辜詔勿治阿合馬憤之乃出哈刺普華為寧海路

與票

與票言虎專政之咎 元史

趙與票字晦叔宋宗室子嘗登進士第為鵝州教授世祖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既渡江與票舉其宗人之在鄂州者請軍門上書力陳不啻殺人可一天下且乞全其宗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伯顏首以與票對十三年秋九月遣使召至上京福巾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采由誤用權奸詞旨激切令人感動世祖念之即授翰林待制朝建立法多所諮訪與票忠言謹論無所顧惜進直學士轉侍講疏諫江南科賦急督移括大姓宋世立壘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為二十七

年京師霧四塞明年正月甲寅虎入南城與票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票贊

有守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為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給其妻子衣糧

牟應龍直言不仕元史

牟應龍字伯成其先蜀人後徙居吳興祖子才仕宋贈光祿大夫謚清忠父燾為大理少卿應龍幼敏言敏過人日記數千言文章有渾厚之氣應龍當以世賞補京官盡讓諸從弟而擢咸淳進士第時賈似道當國自儼伊周謂馬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其孫幸見之當處以高第應龍拒之不見反對策真言上下山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不敢實上第調光州定城尉應龍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也沿海制置司辟為屬以疾辭不仕而宋亡矣故相留應龍不仕世祖為吏部尚書以書招之曰苟至翰林可得也應龍不仕

王思廉善對元史

王思廉字仲常因董文忠薦授符寶局直長改翰林待制遷中順大夫典瑞少監世祖至元十九年帝幸白海時千戶王著矯殺奸臣阿合馬於大都辭連樞密副使張易席王思廉至行殿屏左右問曰張易及著知之乎對曰未詳也帝曰反已反已何未詳也思廉徐奏曰僭號改元謂之反亡入世國謂之叛群聚山林賊害民物謂之亂張易之事臣實不能詳也帝曰朕自即位以來如李壇之不臣豈以我若漢高帝補大祖遽陟帝位者乎思廉曰陛下神聖天縱前代之君不足比也帝歎曰朕往者有脚於實默其應如響蓋心口不相違故不思而得朕今有脚汝能然乎且張易所為張仲謙知之否思廉即對曰仲謙不知帝曰何以明之對曰二人不相安臣故知其不知也

王汝忠誠元史

王王汝字君章少習吏事金末遷民南渡王汝奉其親從間道  
還行臺嚴實入據鄆署王汝為掾史稍遷補行臺令史中書令  
耶律楚材過東平奇之版授東平路奏差官以事至京師遊  
材門待之若家人父子然實年老艱於從戎王汝奏請以本府  
總管代之行以東平地分封諸勳貴裂而為十各私其入與有  
司無相關王汝曰若是則嚴公事業存者無幾矣夜靜哭於寢  
材帳後明日召問其故曰王汝為嚴公之使今嚴公之地分裂  
而不能救正無面目還報將死此荒寒之野是以哭耳楚材聞  
然良久使詣帝前陳懇王汝進言曰嚴實以三十萬戶歸朝廷  
唯兵間三棄其家室卒無異志豈與他降者同今裂其土地  
其人民非所收雖有功也成帝嘉王汝忠款且以其言為直

日及得不分遷行臺

諸都刺押官元史

諸都刺字瑞芝通經史兼習諸國語成宗時為翰林院札爾  
赤職書制誥會有旨命書藩王添力聖旨諸都刺曰此旨非惟  
有虧國體行且為民殃矣帝聞之謂近臣曰小吏如此直難得  
也事乃止

祖常極言元史

馬祖常字伯庸延祐初科舉法行鄉貢會試皆中第一廷試為  
第二人授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是時仁宗在御已久猶  
居東宮飲酒常過度祖常上書請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本  
史執筆則雖有懷姙利已乞官求賞者不敢出諸口天子承天  
地祖宗之重當極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

義英宗為皇太子又上書請慎簡師傅於是姦臣鐵木迭兒為丞相威權自恣祖常知其盜觀國史率同列劾奏其十罪仁宗震怒黜罷之秦州山移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馬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疏聞大臣皆家居待罪祖常薦賢接滯知無不言

宋本言牢山子無功 元史

宋本字誠夫英宗至治二年轉中書左司都事會議招撫漢洞民故將李牢山之子嘗假兵部尚書從諸王帥兵征薛林州種民李在道納妾留不進兵敗歸樞密副使王卜鄰言台言李李僅有功當遷官本言李棄軍娶妾逗撓軍期宜亟實諸法况可邪王色沮乃不敢言

張廷奏民鐵 元史

英宗定帝特封祭國公知經筵事得旨暫歸泰定三年一遣使召廷於少監廷至帝曰卿來時民間如何對曰臣若少賈客不能遠知其定河間臣鄉也民饑甚朝廷雖振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帝悅然有司畢振之

忠誠論錢鈔之弊 元史

呂思誠拜集賢學士仍兼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僕者為左司都事武祺等建言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十文為母銅錢為子命廷臣集議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料為母下料為子譬之蒙古人以漢人子為後皆人類也尚然為漢人之子豈有故紙為父而立銅為子者乎一座咸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是為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至正錢中統鈔至元

鈔交鈔分為五項慮下民知之歲其實而棄其虛恐不利於國家也  
僕哲篤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  
爾交鈔若出亦為偽者矣且至元鈔猶故威也家之童奴且識  
之交鈔猶新威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偽反激多爾况祖  
宗之成憲其可輕改哉僕哲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  
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汝與世皇爭高下也且自世皇以  
來諸帝皆謚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僕哲篤曰錢鈔無行何  
如思誠曰錢鈔無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  
今道聽而塗說何足行哉僕哲篤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  
行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脫脫見思誠  
語直頗疑未伏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獨曰呂祭酒之言亦  
有是者祖不當在廟堂上大聲厲色爾已而監察御史取

青如思誠狂妄奪其誥命并所賜玉帶復在遷湖廣行省在  
遣太醫院宣使秦初即其家迫遣之初窘辱之不遺餘力思誠  
不為動胎書參議龔伯遂曰去年許可用為河南左丞今年呂  
思誠為湖廣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無動心乎

思誠言帝不可觀史元史

思誠字仲實文宗時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俄陞編修帝在  
奎章閣有旨取國史閱之左右昇匱以往院長貳無敢言思誠  
在未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  
閱之者專遂寢

自當止役受賞元史

自蒙古人也順帝時授工部員外郎三皇后殂命工部撤行  
駭重張皆新作之自當未即興工尚書曰此奉特旨員外有誤

則罪歸於衆矣自當曰即有罪我獨任之未幾帝果問成否省  
巨乃召自當責問之自當請自入對既見帝奏曰皇后行轅車  
帳尚新若改作之恐勞民費財且先皇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必  
欲捨舊更新則大明殿乃自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皆改作乎  
帝大悅語省臣曰國家用人當擇如自當者庶不惧大事特賜  
上尊金幣

蓋苗止賞力戲元史

聖留字耘夫順帝時爲中書叅知政事帝欲以鈔萬貫與角  
者苗曰諸處告飢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

### 諷言

因事用微刺言辭諷君者

陰飴甥說秦歸晉侯左傳

僖公十五年十月晉陽詒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  
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矣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悼征繕以立國  
也曰必報讎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悼征繕以待  
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  
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  
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其  
虜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  
不立以德為怨秦其不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  
焉

閻波三歎諷魏獻子左傳

晉獻公二十八年冬梗陽縣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  
宋賂以女樂魏獻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波女寬曰主獻子也以

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  
子退朝侍於庭饋入召之二大夫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  
善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  
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食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  
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難及饋之畢願以小人  
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賓孟感雞諷王

魯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賓起子朝傅也有  
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食事景  
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  
賓孟見雞自斷其尾門之待者曰自憚其犧也遂歸告  
王且曰雞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

齊王弗雅

顏淵以失馬喻定公

齊景公問政於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失定公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  
憂人君子亦說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  
趨駕請顏淵至定公曰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  
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聞舜  
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力是  
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  
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  
知其失矣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喙人  
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

子張以好龍諷哀公新序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天而去曰臣聞君好士  
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  
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  
高好龍鈞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  
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  
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  
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  
非士者也敢託而去

孔子喻哀公五不祥新序

齊襄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乎孔子曰不祥  
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

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信之  
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

孔子以三死喻哀公說苑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  
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侯爵過度者疾共殺之  
居下位而上忤其君皆忿怒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  
殺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  
取之

隨會諷諫文侯說苑

晉文侯登陔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為人臣而忍  
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  
為戮隨會曰君奚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君而忍

其臣者邪文侯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為謀辨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侯援紱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駢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呂甥繕兵諷衆晉書

晉惠公在秦三月聞秦將成乃使卻克告呂甥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養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且賞以悅衆衆皆哭馬作轅因呂甥致衆而告之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不亦惠乎君懼社稷若何衆曰何為不可呂甥曰以韓之病甲兵盡矣若拯韓以救孺子以為君援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群臣輯轡甲兵益多好義者勸惡者懼庶有益乎衆皆悅焉作州兵

賈詡屬思對操魏曰

詡字文和始從張繡後歸曹操參司空軍事是時操子石為  
五官將而臨苗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尊宗之議丕使人  
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崇德度躬去士之業朝夕孜孜  
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不從之詡自砥礪操又嘗屏除左右問詡  
詡嘿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  
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於是  
太子遂定

張昭諫飲吳書

張昭字子布孫權時初為長史樞軍中郎將後拜綏遠將軍侍  
從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  
佳醉隋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

遷請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乃罷酒

張尚說琴托諷件旨 吳書

張尚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中書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宴言次說琴之精妙尚因謂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意謂尚以斯喻已不悅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為詰

陸機作賦諷同 晉書

陸機字士衡武帝太康末為郎中令轉殿中郎時中國多難類機若思感勸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至匡世難故不從齊王所請於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罔不之

陸玩服安歲已 晉書

陸玩字士璋元帝時官至尚書左僕射時王導稱鑿度亮相機與野咸以為三良既沒國家珍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馬玩既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置往梁之問呢曰當今之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笑曰哉知良歲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

羅友托鬼獲守襄城 事文類聚

晉孝武帝時羅友家貧乞祿於祖溫溫雖以友才學過人以其廢謔許而未用同府有得郡者溫為坐叙別友亦被召至友遲遲問友答曰中路見鬼抑諭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不見人送汝上郡友始怖然慙不覺掩淚溫後以為襄城太守

華嶠因表諷帝 晉書

華嶠字叔駿武帝泰始中遷侍中太康末帝頗宴樂又多疾病  
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  
慶不覺打舞臣等慮竊有微懷以為收功於所忍事乃無掛  
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忍之悔以  
成日新之福冲靜和氣高養精神願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  
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羣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  
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為慮

王或以垂綸銀文帝南史

王或字景文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宋文帝嘗與羣臣臨  
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  
貪綸皆稱善

蕭穎胃調用銀器南史

蕭穎胃字雲長齊南豐伯赤斧之子也穎胃為左軍將軍知  
南文武事時齊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大官元日上壽銀酒  
器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胃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  
就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胃曰陛下  
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

辛琛托言諷李崇北史

辛琛字僧貴魏宣武帝景明中為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  
多事產業琛每諫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龍驤將  
軍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但不知得上  
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切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  
所願也崇有慙色

周允元陳書諷后唐書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安城人自右肅政御史中丞拜檢校鳳閣  
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  
耻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后曰聞其言足以誠安  
得為過

王志愔著論諷帝 唐書

王志愔中宗神龍中為左臺侍御史以剛鷙為治所居人吏畏  
呼為皂鵬遷大理正嘗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  
制今大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為仁持文為苛臣執刑典忍且懼  
遂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因規帝失大抵以易革之六二  
言無咎謂處卒之時已獨居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危未能  
上應之乃履正迎吉由已居下位而中正是託期於

鄭謨刺元載 唐書

鄭謨字公輔肅宗時累遷戶部侍郎代宗立進拜中書侍郎  
時人皆疾厭之大曆二年有冒州男子鄭謨以麻總髮持竹  
竿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字言  
一事即不中以笥貯屍席最而棄之京兆以聞代宗不見賜以  
衣節內客省問狀多譏切載其言聞者願罷謨以傳其言  
監者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先是天下兵起大興州權署  
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故謨指而刺云

唐次作辨謗略諷帝 唐書

唐次字文編德宗建中初及進士第歷侍御史竇參數薦之改  
禮部員外郎參貶出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臯鎮蜀表為  
副使德宗諭臯罷之次身在遠又抑不得申以為古忠臣賢士

羅讒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事為辨謗畧三篇  
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刺史憲宗立召還  
授禮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憲宗雅惡朋比傾陷者嘗覽辨  
謗畧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凡君人者宜所觀省然次編錄未  
盡卿可廣其書傳師乃與令孤楚杜元穎論次起周訖隋增為  
十篇更號元和辨謗畧

馮道誦詩 五代史

馮道相唐明宗時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嘗奉  
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街轡及至平地謂無  
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  
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貧民常  
在國誦詩夷中國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令錄其詩常

自誦

馮道俳語 五代史

馮道相唐明宗十餘年及晉滅唐道又事晉封魯國公後契丹  
獻晉道又事契丹耶律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何  
以承朝對曰無城無兵安得不來德光詰之曰尔是何等老子  
對曰無才無德無賴老子德光喜以為大侮德光嘗問道曰天  
下有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  
救得人

程輝論杖監察 金史

程輝字日新世宗時擢進士第由尚書令史升左司都事後拜  
參知政事會有司市麪不時酬直世宗怒監察不舉劾杖責之  
以問輝輝對曰監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

怒也世宗曰職事不舉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輝對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張詠諷準 宋史

真宗時張詠知成都聞寇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為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蘇軾諷安石 宋史

蘇軾字子瞻神宗時既黜自黃州移汝州未至汝上書自言執事有田在常頤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本朝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陛下用軾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

意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曰今之君子爭欲半年磨勘誰殺人亦為之步石笑而不言

岳飛馬謖 宋史

岳飛字鵬舉生有神力挽弓三百觔弩八石高宗時命宣撫河東節制河七路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食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此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

攬轡未安踰踴疾驅南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寔也  
盈好逞易窮為鈍之材也帝稱善

### 諷諫

姚言微刺其君者

晏子諷景公省刑 左傳

昭公三年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蹙塵不  
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馬臣不足以嗣之於  
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  
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  
對曰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矣  
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也  
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走之

及魯平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黜之而為魯  
去舊則使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  
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  
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榻子以請乃許之

叔齊託魯諷晉侯 左傳

齊昭公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司馬  
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  
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  
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  
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凌雪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  
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  
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

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子家子諷公埋馬左傳

魯昭公二十九年衛靈公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墮而昭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

田差諷平公去車說苑

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千金鎡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為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紉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叔向諷平公罷臺說苑

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執舟以運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吳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晏子諷景公當先治內說苑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逾月而國莫之服也

晏子諷止濫刑說

景公有馬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陳之曰汝為吾君養而殺之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景公好戈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欲殺之晏子曰請數燭雛之罪而後殺景公曰可於是召燭雛於景公前曰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二罪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三罪也數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老古指藥諷公新序

老古指藥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藥何在老古以足踏之

於是老古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為人言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故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藥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藥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藥武子曰其久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藥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今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咎犯曲指諷平公說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等瑟坐

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  
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  
臂而誑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  
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關二也  
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鉏  
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  
鍾鼓除筮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晏子諷三不祥 說苑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  
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  
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  
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

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為不祥也

香車諫齊造室 新序

齊宣王為大室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三年不成群  
臣莫敢諫香車問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為淫樂敢問荆邦  
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敢問荆邦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車曰  
今王為大室三年不成而群臣莫敢諫敢問為有臣乎王曰為  
無臣香車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  
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好為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伍舉諫楚靈王作臺 國語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矣對曰臣聞國君服  
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

本之崇高雕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曷大鄂度為樂不用其  
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先君莊王為地  
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  
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  
則華元駟駢問誰贊事則陳侯蔡許男頌子其大夫侍之先  
以是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  
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  
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  
獨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  
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  
於日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  
為夫君國者得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

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也而以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  
施今德於遠近而大小安之也若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為  
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自觀故先王之為  
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  
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橋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  
其日不廢時務瘠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  
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  
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夫為  
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  
正楚其殆矣

田贊儒衣而見荆王王曰儒衣何其惡也對曰衣又有惡此者  
王曰願聞對曰甲惡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  
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王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  
臣竊不取也意者為其義即甲兵之事析人首剗人腹墮人城  
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為其貴邪苟慮害人亦慮  
害之苟慮危人人亦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為大王無  
取焉荆王無以應而屈於田贊也

子西諷止游荆臺

說苑

楚昭王欲遊荆臺司馬子綦進諫不聽王怒而繫之於是令尹  
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  
乘車而對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  
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對曰臣聞

為人臣而慮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譏其君者刑罰  
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赦  
臣之軀罰臣之家以得子綦王曰若能止聽公子獨能禁衆  
遊耳後世遊之無有極時奈何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  
以陵崩阬為陵於荆臺未嘗有特鐘鼓管絃之樂而遊於父之  
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遊荆臺

屈宜臼諷昭侯高門

史記

韓昭侯旱而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  
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性  
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岬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  
時絀舉贏高門成而昭侯卒

尹鐸諷罷役

說苑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也春既雨民可性耕種也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

子胥論龍進諫 魏苑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豫且之慮矣王乃止

吳太子挾彈為喻 吳越春秋

吳太子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吳王復伐

上恐羣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諫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羅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九絳彈從後園而來衣袷履需王恠而問之曰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遊後園聞秋蠅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搖曳長吟悲鳴日以為安不知螳螂起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蹶蹶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贈賂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增其旁聞忽墮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不覩後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

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欺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  
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  
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  
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危  
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

惠公諷魏緩葬

戰國策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  
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且  
恐不給請弛期更曰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  
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  
晉平公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  
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藍山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藍山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

山之尾樂水鬻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歎一見  
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  
五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  
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  
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  
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差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  
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子夫葬其先王而又因  
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切也哉

許綰諫魏王作臺

新序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鍾入曰聞大王  
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滿  
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

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頃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  
以為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  
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  
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  
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  
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文侯得箕季之情

魏文侯見箕季墻壞而不築問曰何不築對曰不時其墻枉而  
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馬日  
進羈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  
僕者進食臣竊窺之羈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  
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馬其墻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事

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計也彼者食  
其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羈餐者  
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飲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子方勸文侯審官

戰國策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  
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  
君審於音臣恐君之弊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孺子彈雀諫王止兵

說苑

吳王欲伐荆令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  
懷操單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  
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  
其後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黃雀延頸欲啄蟬

知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官務得其前利而不顧後之  
患也吳王曰善乃罷兵

叔向諫止殺國語

晉平公射鵠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  
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鵠于徒林殪以為  
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傷  
吾君之耻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怛怛乃趣赦之

淳于魍諫伐魏戰國策

齊欲伐魏淳于魍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逵  
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逵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  
於前太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割之者  
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乘其

魏之民以正月且獻鵠於趙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

邯鄲之民獻鵠事文類聚

子曰正且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捕之  
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不相補矣

吳起諷諫文侯恃險戰國策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  
侍坐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修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  
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  
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也  
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  
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國左

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巖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  
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前帶河後  
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  
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  
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  
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嘉輿楚立將 戰國策

魏考烈王時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曰君有將乎曰有  
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  
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  
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也  
更羸曰可更有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

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夫  
鴈而鳴悲飛徐者鵞也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鵞鵞未也而  
鵞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然而高飛故鵞鵞也今臨武君嘗為秦  
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左師諷太后質齊 戰國策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質  
齊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  
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  
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  
恐太后王體之有所郁也故頓首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  
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有  
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遺  
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  
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  
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  
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  
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甚  
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  
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  
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  
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  
豈人王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  
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寶

不奉命有功於國一曰山陵能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  
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  
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歸車百乘資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  
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行無功之尊無勞之奉  
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莊子以三劍調王事文劍狀

秦孝文王喜劍劍士日夜相擊死傷者歲百餘人莊子往見曰  
臣三劍惟王所用有天子劍諸侯劍庶人劍大王有天子之位  
而好庶人之劍臣竊薄之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  
其處也

封人上書 前漢

漢宣帝時霍氏奢侈茂林徐生上疏言霍氏泰盛曰陛下即愛厚

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焉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知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煨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之今漢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已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

辛昆諷白筆以備位事文類聚

時當大朝會假中御史簪白筆側陛而坐帝問此何物主辛昆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如今者直備儀惟恥筆耳

桓伊歌詩規諷

桓伊字叔夏性剛為右將軍時謝安婿王國寶專利無檢安隱而抑制之孝武末年嗜酒色而會稽王道子昏營才甚於是國寶進讒於主和之間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燕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遷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怨善相便串帝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但佐文武金璫

功不利推心輔王政二叔及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將其頌曰使君於此不九帝甚有愧

丁信言志進規 晉書

後燕慕容盛字道運譙其群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忌故信言及之

澄之誦詩進諷 晉書

郭澄之字仲靜少有才思機敏兼人仕晉調補尚書郎出為南康相劉裕引為相國參軍從裕北伐既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衆議為議之多不同以問澄之澄之不答西向誦王粲詩曰東

平子諷諫付堅 晉書

平子諷諫付堅 晉書 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曰而末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權為上第

孝嗣諫廣宮苑 晉書

孝嗣諫廣宮苑 晉書 從武帝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為離宮雅有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饒黃山欽斗首乃盛之事今江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

頴胄諷帝不毀酒鎗 齊書

宋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頴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膏物不足

為後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頡頏曰陛下前欲壞酒鐘  
宜移在此器也

范雲假夢進諷 南史

范雲在宋明帝朝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景大禍雲因帝召次  
曰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一有一深坑見文惠  
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王望見僕射在室坐御沐備王者羽儀  
不知此是何夢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深涕曰文宣此惠亦難  
於是處昭曾兄弟異於餘宗室

王紘正言止飲 北史

宣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王紘曰亦有大苦帝曰  
曰長夜若飲不若同破是謂大苦帝默然

王暕諫激用刑 北史

帝斬人於殿前問王暕曰此人合死不暕曰是實死  
惟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  
帝改容曰自今當為王公改之

劉璠諷遣蕭修 北史

周文帝時南鄭高拒守達奚武請屠之帝將許焉唯令全蕭修  
一家而已劉璠乃請之於朝帝怒而不許也璠泣而固請移時  
不還御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帝既納蕭修降又許其反國修  
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帝曰我於古誰比曰常山公  
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是齊桓晉文之不若帝曰我  
不如此湯武望與伊周為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  
言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帝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  
耳即命遣修

樂運進諫苑 北史

隋樂運常顧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許直為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卷傳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蘇威微諷 北史

楊玄感之反煬帝引蘇威於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為患邪威曰蘇跡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漫成亂階耳威見勞績不已百姓思亂以此微欲諷帝帝竟不悟

蘇世長以逐鹿為喻 唐書

蘇世長隋大業末為都水少監督漕上江會煬帝被弒後高祖行幸更為王世充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世充將逐鹿行襄成襄陽唐高祖與之構數遣使者以

之逐鹿乎始與弘烈歸帝誅寰而謂世長頓首謝曰古帝命以比逐鹿一人得禽萬夫歛手豈有獲鹿後忽同獵者問乎由罪邪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雍故事且武功舊人亂離以來死亡畧盡唯臣得見太平若殺之是絕其類帝笑釋之

世長論宮室進戒 唐書

蘇世長唐太宗貞觀初拜諫議大夫侍宴被香殿酒酣進曰此場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駭我助營乃詭云煬帝邪對曰臣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為者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時以為足今天下默隋之後以歸有道陛下宜刈奢法復朴素今乃即其宮加雕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帝咨重其言

魏徵因觀陵進諷 唐書

魏徵字玄成少有大志通貫書術唐太宗貞觀年間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文德皇后既葬太宗即苑中作會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執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望屬

穎達匡正太宗唐書

唐太宗問孔穎達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已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客所未能已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

楊弘武謂帝用后言唐書

楊弘武少脩謹唐高宗永徽中累為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封泰山自荊州司馬擢司戎少常伯從帝還詔補授吏部五品官遷西臺侍郎帝嘗讓曰余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解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武后言也帝笑不罪

王方慶諷武后唐書

王方慶唐武后時為相特子為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倉唐悟文候事

景伯因作詞箴規唐書

李景伯唐中宗景龍中為諫議大夫帝晏侍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諷言媚上或要巧譖寵至景伯獨為箴規

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

姚崇獵諫 唐書

姚崇字元之睿宗立拜中書令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方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為樂張憬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所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為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屢速如旨帝歡甚

張說以羊中諫 唐書

張說如為相時玄宗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以休息鄯塞帝曰朕待王君莫計之說出告源乾曜曰君莫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莫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為州

華於務以中諷諭曰臣等能言必將曰關而不緝正有死者所願無獲量乃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賜錢十疋後瓜州失守君莫死

張九齡上金鑑 唐書

張九齡上金鑑 唐書 張九齡上事鑿千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

呂向獻賦規諷 唐書

呂向字子回唐玄宗開元十年召向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侍太子友諸王為文章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按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帝自為文勒石西嶽詔向為鑄勅使

德秀歌于為于 唐書

唐玄宗在東都圃五鳳樓下令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  
是時頌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董德威數百被錦繡  
或作犀象環讀光麗元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為于  
為于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與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  
河內人其塗炭手乃然太守德秀益知名

李泌剪桐為喻唐書

李泌字長源唐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時李懷  
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群臣泌破一桐葉附使  
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

公權筆諫唐書

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唐憲宗元和初權  
鎮夏州表為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嘗於

公權恩之矣矣即拜右拾遺待書學士再遷司封員外郎  
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  
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

蔣乂因更名進諷唐書

蔣乂字德源初名武唐憲宗時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偃武修  
文群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乂帝悅時討王承宗兵方罷乂恐  
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它日帝見侍御史唐武曰命名固多何  
必曰武乂既改之矣更曰慶群臣乃知帝且厭兵

崔群論玄宗治亂為諷唐書

崔群字敦詩唐憲宗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是時皇甫鎛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崔群數言其  
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群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

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  
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為治  
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  
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為亂願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  
援之福也又言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  
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為感動群以是諷帝故鑄銜之帝  
自相鑄

公綽獻箴諷諫 唐書

柳公綽字寬唐憲宗時為吏部郎中時憲宗喜武功且數出遊  
公綽奏太醫箴以諷天子高其才遣使謂曰卿言氣行無  
不盡大愛朕深者當置之坐隅

裴度止帝行幸 唐書

裴度字中立唐穆宗長慶年間以度領司徒先是唐憲宗將  
東幸大臣切諫不納帝患曰朕意以矣雖從官宮人自挾纒無  
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裴度從容奏國家建別  
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官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  
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在悅曰群臣諫朕不  
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川往邪因止行

韋處厚託謝罪進諷 唐書

韋處厚字德載唐敬宗寶曆年進翰林承旨學士兵部侍郎方  
天子荒暗月視朝才三四處厚入見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  
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為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  
壽於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矣今皇子方  
襁褓臣不敢避死亡之誅帝大感悟賜錦綵以慰其意

德裕獻箴諷帝 唐書

敬宗昏荒數游幸狎比辟小聽朝簡忽瀾西觀察使李德裕  
丹衣六箴表言心乎愛美避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者  
也夫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竊惟念按自先  
徧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  
家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  
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飲求怪珍也四曰納誨  
悔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群小也六曰防微諷偽游輕出也  
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救韋處厚諄諄作詔厚  
其意

李珣以身喻國 唐書

李珣字待價唐文宗開成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嘗自謂

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洽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珣曰為國  
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  
所關禍亂可至哉

韓家奴托栗諷帝 唐史

蕭韓家奴少好學弱冠入南山讀書博覽經史通遠漢文字統和  
十四年始仕為右通進典南京栗園重熙初同知三司使事  
韓遷天成軍節度使徙彰德宮使興宗與語才之命為詩友嘗  
韓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韓家奴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  
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為盡美不知  
其他蓋嘗掌栗園故託栗以諷諫帝大笑

移刺溫嘗饒進諷 金史

金移刺溫除同知宣徽院事金世宗御饒不適口召溫嘗之奏

曰味非不美也蓋南北邊事未息聖慮有所在耳上意遂釋

張錫規諷仁宗宋史

仁宗詔翰林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敷暢經旨議論該洽上  
嗟賞之錫鬢髮皓然上曰卿老矣記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博學  
字賜之因訪以治道錫曰節慾者治身之本也謹刑賞者治國  
之本也時貴妃彼幸故以此諷之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  
卿晚矣

范雍諫葺昭應宮宋史

范雍字伯純宋仁宗時遷給事中玉清昭應宮災章獻太后泣  
請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爾  
雍就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亦  
古人意如因其所有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

趙師比講詩喻政宋史

趙師比字周翰九歲能屬文舉進士宋仁宗遂御迎陽門召近

臣觀圖畫復命講讀經史師比見朝廷厭兵屈意以招趙元昊  
內不能平乃上言請任方面以圖報效遷天章閣侍講同知貢  
舉進待制同判宗正寺嘗講詩如彼泉流曰水之初出喻王政  
之發順行則通通故清潔逆亂則壅壅故濁敗賢人用則王政  
通而世清平邪人進則王澤壅而世濁敗幽王失道用邪紂正  
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為治亦將相牽而淪于汙濁也帝曰  
水何以喻政對曰水者順行而瀾下利萬物故以喻政此于比  
與義最大

巖叟諷諫哲宗宋史

王巖叟字彥霖神宗時卿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涇州推官累遷起居舍人時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為更有德蓋哲宗自臨御淵默不言巖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心之間不以順己而忘其惡不以逆己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當勿貳罔上盜寵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好絕盤遊之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說此人主之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事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虛心以訪道臣已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薄此人

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

楚材諫酣飲 元史

耶律楚材元太宗時為中書令時太宗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趨藥能腐物鐵尚如此况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徽合里者耶賞以金帛勅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

希憲喻醫進諷 元史

希憲字善甫元世祖至元十一年為北京行省平章正事後以疾久不愈世祖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之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

不忽木論星變 元史

不忽木元世祖時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至元三十年有星孛于帝座帝憂之夜召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奏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然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者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臣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

請對飲酒誥 元史

張禎字約中元順帝時為山南道廉訪司僉事勅中書參政也先不花等弄權誤國之罪不報遂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後因孛羅帖木兒犯闕皇太子出居冀寧據居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孛羅帖木兒太子乃遣使凡訪時事禎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曰思存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滂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簡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

張禎說擴開用事有成 元史

張禎字約中元順帝時為山南道廉訪司僉事勅中書參政也先不花等弄權誤國之罪不報遂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後因孛羅帖木兒犯闕皇太子出居冀寧據居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孛羅帖木兒太子乃遣使凡訪時事禎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曰思存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滂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簡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

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為悶下真事  
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為師僕之惓惓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  
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  
世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  
臣成允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  
中休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為  
靈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  
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  
遂其欲民馱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父乎閔下覽觀焉謀出  
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測其變不則徐則其變必起通其  
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在民之憂

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攬廊帖木兒深納其說  
用事克有成

# 屍諫

遺言傳屍以諫其君者

史鮒遺囑 新序

史鮒事衛靈公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而數以  
諫靈公不聽史鮒將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  
蘧伯玉而退彌子瑕生既不能正君死不能當禮置尸北堂於  
我足矣靈公往弔而問故其子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曰夫  
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憚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  
是進蘧伯玉為卿退彌子瑕

無禮諫

諫君之失而無禮法者

師經以琴撞君 諫苑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憊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唯恐言而人違之臣獲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人戒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五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六

臣門

諫諍

指君之失進言諷諍者

比干諫紂見殺新序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謀忠臣也畏死不言非  
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  
因而殺之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夷齊諫武王伐商史記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

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死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祭公諫征遠國語

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實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義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我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勤守以慎為恭以忠信齊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

之光而加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我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矣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夫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

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富辰諫伐鄭國語

周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古人有言曰兄弟譏閱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閱乃內侮而雖閱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式莊有大勲力于平桓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繇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他徵於他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義棄親即狄不祥以怨報德不仁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和

寧百姓令聞不忘其不可以棄之玉不聽

太子晉諫壅川國語

周靈王二十三年殺洛陽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數不防川不實澤夫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鍾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污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地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地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之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其工棄此道也虞乎壅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廢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遂稱共工之過堯用殛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鑿改制度

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從孫四岳  
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豈九山決汨九川陂障  
九澤豐殖九數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  
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蟬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  
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儀軌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  
之昨之以天下賜姓曰妣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  
也昨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  
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繁多寵皆亡王之後也  
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祀鄴猶  
在中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  
失之也必有悖滯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弊不振絕後無在  
豈肆隸國夫亡者豈繁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

不勝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修廢無胤至  
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  
時動靜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明昭融命姓授氏  
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  
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  
焉今吾執政無以實有所避而滑失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  
妨王宮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  
離者嘗焉佐闢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旆  
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  
不揚所殘必多其飾弥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過而况神乎王將  
防闢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闢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  
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

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世  
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  
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章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  
禍十五其不濟乎吾不能傲懼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  
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  
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  
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  
不美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  
福黎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  
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微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微  
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將欲用錫宮其  
微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顯之民間則

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強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揚之  
民之寔言則皆亡吾之為也上下議之無所比度王其國之大  
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特  
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墜之及景王  
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石碻論教子義方左傳

魯隱公三年衛姬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  
衛人所為賦頌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嬖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嬖  
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  
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  
奢淫法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  
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